

真正的自由



《女朋友，男朋友》曾是二〇一二年台北電影節的開幕電影，飾演女主角的桂綸鎂憑藉當中的出色演出，登上當年金馬獎的影后寶座，在亞太影展同樣獲此殊榮。男主角張孝全也同樣因出色的表演，在電影節中備受肯定。正因為如此，我第一次觀看此電影，確實是慕名而至。影片中的藝術表達，極具台灣特色，而當中想要表達的內容太豐富，我直到看第二次時，在主題曲和片尾曲的啟發下，跟着演員們流淚與歡笑，才開始理解到當中表達的深意，頗受感染並產生共鳴。

片尾曲採用的是羅大佑的《家》，在最後迴圈播放着主旋律，讓我無法不注意到當中的歌詞：「我的家庭，我誕生的地方，有我童年時期最美的時光（有我一生中最溫暖的時光），那是後來我逃出的地方，也是我現在眼淚歸去的方向。」就在我讀懂歌詞的一瞬，淚點一下被戳中，真不知道該說是電影讀懂了我，還是我讀懂了電影？也許是，電影讀懂了生活，而我在讀懂電影的一剎那，也抵達了同樣的地方。生我養我的家，永遠保留着童年生活中最美好的時光，那大概是一生中最溫暖的時光。只可惜，在某一個時點，我們從無知而無憂的童夢中驚醒，意外地發現，世界、社會與生活本身，跟我們熟悉的單純、美好截然相反，或跟我們一直以為的全然不同。我們先是突然發現了內心的不自由，然後發現，來自家庭、社會等外在環境的教條、陳規，加劇了這種束縛與不自由，喘不過氣的我們想要掙脫，直至終於有機會逃離。

我們逃離了曾經最美好的家園，本以為離開了束縛的地方，就能獲得自由、新生，但事實是，心靈的不自由，才是最致命且無法逃離的不自由。這種心靈的不自由，來自生活本身，在電影裡主要指愛情的壓抑與不自由。即便沒有了外在、客觀條件的約束，被生活捆綁的本身，才是最真實且最讓人無奈的不自由。在電影中，女主角美寶打算和已有家庭的心私奔，結果發現，心靈早已被生活捆綁，根本無法離開，即使離開，也得不到真正的自由。於是，美寶決定放手，在機場裡，將手中的機票放上扶手電梯，看着象徵自由的它緩緩離去，流着淚卻無可奈何。假如連愛與心靈的自由也得不到，口口聲聲追尋的自由又該從何談起？假如連自己的心靈也不自由，請問自由該何處找尋？請問束縛該往何處逃脫？回望「逃出的地方」，之所以是「眼淚歸去的方向」，一是由於確實懷念那個擁有最美好、最溫暖時光的同屬於身體與靈魂的真正家，二是無奈和傷感——永遠回不去了，回不去那個簡單、自由、快樂的精神家園。

「誰能給我更孤獨的門窗，遮蓋着內外風雨的門窗，誰能在最後終於矛盾地擺擺手，還祝福我那未知的去向。」答案大概是家人，或者像電影中，說不出究竟是情人、家人還是朋友的密友。在電影中，作為女朋友的美寶，在窗邊向男朋友心仁揮手，親手把留不住的愛情送走，成全他和另一個她，送人者内心是矛盾的，但依然也只能學着去祝福被送者未知的未來。

當我們的內心變得不自由時，也許是因為愛情，也許是因為別的想要追尋的夢想，曾經的「家」已留不下我們，因為即使我們要留下，內心也是不自由的、是留不住的，改變的原來是我們，這個世界還是從容地一如既往地轉呀轉着。我們確實該啓程，「自由」地追尋我們想要的自由、夢想與愛情，但我們能不被這些想要追求的東西束縛嗎？我們能不被它們象徵的生活所捆綁嗎？在「得不到」、「被壓抑」的時候，拿什麼來拯救我們的自由？那份該屬於心靈與生活本身的自由！「役物，而不役於物」，大概只有做到這樣，才能自由地來去，只是，這大概也很難吧？於是，到最後，很多人會發現，原來逃離家園、追逐理想本身，才是真正「不自由」的開始，而這「開始」的端倪與萌芽在那一瞬的「自覺」或「覺醒」，在那一刻，你開始明白自己需要什麼。這大概是自然的規律，成長也是很無奈吧？難怪人們總高呼「不想長大」。親手送走我們的他們是痛苦的，我們的未來和去向也是未知的，的確，誰能保證些什麼？但他們就是這樣，默默地祝福着我們這未知的去向，而我們也不要隨時做着親手送走和祝福他人，以及親手送走自由、夢想、愛情等我們本想抓住和留住的人、事、物的思想準備嗎？請問，誰不是這樣？循環往復，角色互換，大概也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。

「女朋友，男朋友，怎麼都失去聯絡，流浪太久，連話都不會說……」直到最後，留下的，也許只能是一封無字的信，想說的太多，不知從何說起，要說的你都懂，也根本不說。主題曲帶有青春的氣息，以及青春沾染上塵埃後的凝重。轟轟烈烈地揮霍着青春，熱火朝天想要衝破體制的桎梏，想要獲得外在的自由，卻不知道，其結果竟是連自己內在真正的自由都保不住、得不到。連自由的真意都還沒搞清楚，甚至以犧牲、出賣真正的自由（包括愛情、夢想等）為代價，去追逐更遙遠的所謂「體制」的「自由」（或換取名利等「權力」），這難道不「愚蠢」嗎？這不恰恰是「自討苦吃」嗎？又或者說，是年少輕狂，不自量力？如此浪費掉的青春，在狂熱地燃燒過後，除了灰燼，還將留下什麼呢？

長假，就像是早晨的鬧鐘響起，經過一番鬧騰之後，又很快回復平靜，又要回到原來的生活軌道上來。

鬧鐘響時，有些猶豫，有些糾結：是繼續在床上賴一會兒，還是翻身起床呢？長假，是出門看風景，還是宅在家裡過幾天寧靜的日子，或者梳理情感與家人小聚等等，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選擇。不管如何選擇，長假叫人或放鬆心情，或外出看風景，或到外面去勞動筋骨，種種都成為生命中的一次小憩，值得珍惜與品味。

從媒體中可以看到，今年國慶長假，大小景區又一次處於爆棚的狀態，景區的遊客都成「人粥」了。想來無他，皆因人們憋得太久了，需要走出去換一個心情。儘管早就預料到旅途可能不那麼完美，甚至會滿心的疲憊，還是踏上了旅途。

遺憾的是，擁擠的旅途還有種種不文明的行為相伴。有人形象地描述——「文明就像垃圾一樣被隨手丟棄。」這背後，有平日裡壞習慣的使然，也與井噴的遊客讓景區的接待能力超負荷而導致服務品質下滑有關。這幾年，假日裡的不文明行為，各路媒體的曝光不可謂不狠。在令人一如既往地遺憾之時，也看到了一些溫暖與進步。從志願者從西湖邊撲滅的煙頭來看，數量較以往已經減半了，這就是文明的進步。還有，驕傲在路途中有困難，救援人員緊急馳援，以及遊客在途中互相幫助等等。當然，還有更多的人在假日裡堅守在工作一線，正是他們的堅守才成全了其他人假日旅途的通暢與安寧。

長假裡，景區服務的缺陷我們不能無視，高速公路應急通道被堵我們不能無視……希望能革故鼎新，去弊揚利。同時，假日裡文明的進步，我們也不能無視，我們希望有更多的正能量得以傳遞，讓人們在假日裡多一份舒心與悅。

長假已盡，曲終人散，我們不妨收拾一下自己的情緒，重新上路，等待下一次鬧鐘響起，儘管有些糾結，還是期待着。

續
紛
華夏

長假

飲食男女

又到「秋色入菱湖」。出差浙江嘉興市南湖，正趕上當地南湖菱採摘時節，禁不住賣菱人的吆喝聲，便在賣菱攤前收住腳步，定睛一瞧，發現南湖出產的菱竟然是沒有角的「無角菱」！

在我的印象中，菱該是有角的，民間人們常常稱菱為「菱角」，並將其寓意為「棱角分明」。正當我對眼前的無角菱迷惑不解之時，熱情的攤主隨之道出一個神奇的傳說：相傳，清朝乾隆遊南湖，正值南湖採菱季節，隆慶南湖飄蕩風光之餘，津津有味品嘗起南湖菱，不料菱的尖角刺破了他的嘴唇，不禁喊道：小青菱無刺角豈不美哉！金口一開，第二年南湖菱果真變成圓角無刺的了。這雖爲傳說，卻給人們品嘗南湖無角菱平添了幾分雅趣。

據介紹，南湖無角菱是浙江嘉興市的著名特產，因產地在嘉興南湖爲中心的水域而得名，素享菱中珍品之稱。南湖無角菱，原爲帶角的小青菱品種，只是經過人們多年科學選育，才培育出獨特的「無角」菱。無角菱，因它的角是圓的，便被稱作「無角菱」、「和尚菱」；又因淺綠色的外衣，形圓無角，兩隻圓角微微翹起，像一隻剛剛煮熟的餛飩，於是它還有一個名字叫做「餛飩菱」或「元寶菱」。有趣的是，清代末年有個

江蘇南通人名叫張季直，曾把菱種植到南湖百里以遠的外鄉，誰知第二年就不再無角了。事至今日，無角菱依然定居在南湖方圓百里之內，真可謂一方水土養一方菱。

都說隨鄉入俗，在嘉興南湖最惹我品嘗的當推南湖無角菱。南湖無角菱殼薄、質白、肉嫩、汁多、既當水果，又可做菜；既可生吃，又可熟食，味道鮮美，風味獨特，李符在《詠菱》詩中寫道「雪藕也輸甜脆」。這不，生食時選用幾個嫩菱，那嫩菱青白壯，翠綠薄皮，輕輕一掐，剝出菱肉，那麼拇指頂尖兒大小的一粒，鮮美潔嫩，脆生生，甜津津，送進嘴裏嚼。

在舌齒間若有若無，只是感覺到它的甜沁無比。品嘗了生食菱肉的滋味，可別忘了熟食菱肉的韻味，熟食宜選用

繆士毅

儒家思想的遺傳和變異

嚴陽



《女朋友，男朋友》曾是二〇一二年台北電影節的開幕電影，飾演女主角的桂綸鎂憑藉當中的出色演出，登上當年金馬獎的影后寶座，在亞太影展同樣獲此殊榮。男主角張孝全也同樣因出色的表演，在電影節中備受肯定。正因為如此，我第一次觀看此電影，確實是慕名而至。影片中的藝術表達，極具台灣特色，而當中想要表達的內容太豐富，我直到看第二次時，在主題曲和片尾曲的啟發下，跟着演員們流淚與歡笑，才開始理解到當中表達的深意，頗受感染並產生共鳴。

片尾曲採用的是羅大佑的《家》，在最後迴圈播放着主旋律，讓我無法不注意到當中的歌詞：「我的家庭，我誕生的地方，有我童年時期最美的時光（有我一生中最溫暖的時光），那是後來我逃出的地方，也是我現在眼淚歸去的方向。」就在我讀懂歌詞的一瞬，淚點一下被戳中，真不知道該說是電影讀懂了我，還是我讀懂了電影？也許是，電影讀懂了生活，而我在讀懂電影的一剎那，也抵達了同樣的地方。生我養我的家，永遠保留着童年生活中最美好的時光，那大概是一生中最溫暖的時光。只可惜，在某一個時點，我們從無知而無憂的童夢中驚醒，意外地發現，世界、社會與生活本身，跟我們熟悉的單純、美好截然相反，或跟我們一直以為的全然不同。我們先是突然發現了內心的不自由，然後發現，來自家庭、社會等外在環境的教條、陳規，加劇了這種束縛與不自由，喘不過氣的我們想要掙脫，直至終於有機會逃離。

我們逃離了曾經最美好的家園，本以為離開了束縛的地方，就能獲得自由、新生，但事實是，心靈的不自由，才是最致命且無法逃離的不自由。這種心靈的不自由，來自生活本身，在電影裡主要指愛情的壓抑與不自由。即便沒有了外在、客觀條件的約束，被生活捆綁的本身，才是最真實且最讓人無奈的不自由。在電影中，女主角美寶打算和已有家庭的心私奔，結果發現，心靈早已被生活捆綁，根本無法離開，即使離開，也得不到真正的自由。於是，美寶決定放手，在機場裡，將手中的機票放上扶手電梯，看着象徵自由的它緩緩離去，流着淚卻無可奈何。假如連愛與心靈的自由也得不到，口口聲聲追尋的自由又該從何談起？假如連自己的心靈也不自由，請問自由該何處找尋？請問束縛該往何處逃脫？回望「逃出的地方」，之所以是「眼淚歸去的方向」，一是由於確實懷念那個擁有最美好、最溫暖時光的同屬於身體與靈魂的真正家，二是無奈和傷感——永遠回不去了，回不去那個簡單、自由、快樂的精神家園。

「誰能給我更孤獨的門窗，遮蓋着內外風雨的門窗，誰能在最後終於矛盾地擺擺手，還祝福我那未知的去向。」答案大概是家人，或者像電影中，說不出究竟是情人、家人還是朋友的密友。在電影中，作為女朋友的美寶，在窗邊向男朋友心仁揮手，親手把留不住的愛情送走，成全他和另一個她，送人者内心是矛盾的，但依然也只能學着去祝福被送者未知的未來。

當我們的內心變得不自由時，也許是因為愛情，也許是因為別的想要追尋的夢想，曾經的「家」已留不下我們，因為即使我們要留下，內心也是不自由的、是留不住的，改變的原來是我們，這個世界還是從容地一如既往地轉呀轉着。我們確實該啓程，「自由」地追尋我們想要的自由、夢想與愛情，但我們能不被這些想要追求的東西束縛嗎？我們能不被它們象徵的生活所捆綁嗎？在「得不到」、「被壓抑」的時候，拿什麼來拯救我們的自由？那份該屬於心靈與生活本身的自由！「役物，而不役於物」，大概只有做到這樣，才能自由地來去，只是，這大概也很難吧？於是，到最後，很多人會發現，原來逃離家園、追逐理想本身，才是真正「不自由」的開始，而這「開始」的端倪與萌芽在那一瞬的「自覺」或「覺醒」，在那一刻，你開始明白自己需要什麼。這大概是自然的規律，成長也是很無奈吧？難怪人們總高呼「不想長大」。親手送走我們的他們是痛苦的，我們的未來和去向也是未知的，的確，誰能保證些什麼？但他們就是這樣，默默地祝福着我們這未知的去向，而我們也不要隨時做着親手送走和祝福他人，以及親手送走自由、夢想、愛情等我們本想抓住和留住的人、事、物的思想準備嗎？請問，誰不是這樣？循環往復，角色互換，大概也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。

「女朋友，男朋友，怎麼都失去聯絡，流浪太久，連話都不會說……」直到最後，留下的，也許只能是一封無字的信，想說的太多，不知從何說起，要說的你都懂，也根本不說。主題曲帶有青春的氣息，以及青春沾染上塵埃後的凝重。轟轟烈烈地揮霍着青春，熱火朝天想要衝破體制的桎梏，想要獲得外在的自由，卻不知道，其結果竟是連自己內在真正的自由都保不住、得不到。連自由的真意都還沒搞清楚，甚至以犧牲、出賣真正的自由（包括愛情、夢想等）為代價，去追逐更遙遠的所謂「體制」的「自由」（或換取名利等「權力」），這難道不「愚蠢」嗎？這不恰恰是「自討苦吃」嗎？又或者說，是年少輕狂，不自量力？如此浪費掉的青春，在狂熱地燃燒過後，除了灰燼，還將留下什麼呢？

我們逃離了曾經最美好的家園，本以為離開了束縛的地方，就能獲得自由、新生，但事實是，心靈的不自由，才是最致命且無法逃離的不自由。這種心靈的不自由，來自生活本身，在電影裡主要指愛情的壓抑與不自由。即便沒有了外在、客觀條件的約束，被生活捆綁的本身，才是最真實且最讓人無奈的不自由。在電影中，女主角美寶打算和已有家庭的心私奔，結果發現，心靈早已被生活捆綁，根本無法離開，即使離開，也得不到真正的自由。於是，美寶決定放手，在機場裡，將手中的機票放上扶手電梯，看着象徵自由的它緩緩離去，流着淚卻無可奈何。假如連愛與心靈的自由也得不到，口口聲聲追尋的自由又該從何談起？假如連自己的心靈也不自由，請問自由該何處找尋？請問束縛該往何處逃脫？回望「逃出的地方」，之所以是「眼淚歸去的方向」，一是由於確實懷念那個擁有最美好、最溫暖時光的同屬於身體與靈魂的真正家，二是無奈和傷感——永遠回不去了，回不去那個簡單、自由、快樂的精神家園。

「誰能給我更孤獨的門窗，遮蓋着內外風雨的門窗，誰能在最後終於矛盾地擺擺手，還祝福我那未知的去向。」答案大概是家人，或者像電影中，說不出究竟是情人、家人還是朋友的密友。在電影中，作為女朋友的美寶，在窗邊向男朋友心仁揮手，親手把留不住的愛情送走，成全他和另一個她，送人者内心是矛盾的，但依然也只能學着去祝福被送者未知的未來。

當我們的內心變得不自由時，也許是因為愛情，也許是因為別的想要追尋的夢想，曾經的「家」已留不下我們，因為即使我們要留下，內心也是不自由的、是留不住的，改變的原來是我們，這個世界還是從容地一如既往地轉呀轉着。我們確實該啓程，「自由」地追尋我們想要的自由、夢想與愛情，但我們能不被這些想要追求的東西束縛嗎？我們能不被它們象徵的生活所捆綁嗎？在「得不到」、「被壓抑」的時候，拿什麼來拯救我們的自由？那份該屬於心靈與生活本身的自由！「役物，而不役於物」，大概只有做到這樣，才能自由地來去，只是，這大概也很難吧？於是，到最後，很多人會發現，原來逃離家園、追逐理想本身，才是真正「不自由」的開始，而這「開始」的端倪與萌芽在那一瞬的「自覺」或「覺醒」，在那一刻，你開始明白自己需要什麼。這大概是自然的規律，成長也是很無奈吧？難怪人們總高呼「不想長大」。親手送走我們的他們是痛苦的，我們的未來和去向也是未知的，的確，誰能保證些什麼？但他們就是這樣，默默地祝福着我們這未知的去向，而我們也不要隨時做着親手送走和祝福他人，以及親手送走自由、夢想、愛情等我們本想抓住和留住的人、事、物的思想準備嗎？請問，誰不是這樣？循環往復，角色互換，大概也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。

「女朋友，男朋友，怎麼都失去聯絡，流浪太久，連話都不會說……」直到最後，留下的，也許只能是一封無字的信，想說的太多，不知從何說起，要說的你都懂，也根本不說。主題曲帶有青春的氣息，以及青春沾染上塵埃後的凝重。轟轟烈烈地揮霍着青春，熱火朝天想要衝破體制的桎梏，想要獲得外在的自由，卻不知道，其結果竟是連自己內在真正的自由都保不住、得不到。連自由的真意都還沒搞清楚，甚至以犧牲、出賣真正的自由（包括愛情、夢想等）為代價，去追逐更遙遠的所謂「體制」的「自由」（或換取名利等「權力」），這難道不「愚蠢」嗎？這不恰恰是「自討苦吃」嗎？又或者說，是年少輕狂，不自量力？如此浪費掉的青春，在狂熱地燃燒過後，除了灰燼，還將留下什麼呢？

我們逃離了曾經最美好的家園，本以為離開了束縛的地方，就能獲得自由、新生，但事實是，心靈的不自由，才是最致命且無法逃離的不自由。這種心靈的不自由，來自生活本身，在電影裡主要指愛情的壓抑與不自由。即便沒有了外在、客觀條件的約束，被生活捆綁的本身，才是最真實且最讓人無奈的不自由。在電影中，女主角美寶打算和已有家庭的心私奔，結果發現，心靈早已被生活捆綁，根本無法離開，即使離開，也得不到真正的自由。於是，美寶決定放手，在機場裡，將手中的機票放上扶手電梯，看着象徵自由的它緩緩離去，流着淚卻無可奈何。假如連愛與心靈的自由也得不到，口口聲聲追尋的自由又該從何談起？假如連自己的心靈也不自由，請問自由該何處找尋？請問束縛該往何處逃脫？回望「逃出的地方」，之所以是「眼淚歸去的方向」，一是由於確實懷念那個擁有最美好、最溫暖時光的同屬於身體與靈魂的真正家，二是無奈和傷感——永遠回不去了，回不去那個簡單、自由、快樂的精神家園。

「誰能給我更孤獨的門窗，遮蓋着內外風雨的門窗，誰能在最後終於矛盾地擺擺手，還祝福我那未知的去向。」答案大概是家人，或者像電影中，說不出究竟是情人、家人還是朋友的密友。在電影中，作為女朋友的美寶，在窗邊向男朋友心仁揮手，親手把留不住的愛情送走，成全他和另一個她，送人者内心是矛盾的，但依然也只能學着去祝福被送者未知的未來。

當我們的內心變得不自由時，也許是因為愛情，也許是因為別的想要追尋的夢想，曾經的「家」已留不下我們，因為即使我們要留下，內心也是不自由的、是留不住的，改變的原來是我們，這個世界還是從容地一如既往地轉呀轉着。我們確實該啓程，「自由」地追尋我們想要的自由、夢想與愛情，但我們能不被這些想要追求的東西束縛嗎？我們能不被它們象徵的生活所捆綁嗎？在「得不到」、「被壓抑」的時候，拿什麼來拯救我們的自由？那份該屬於心靈與生活本身的自由！「役物，而不役於物」，大概只有做到這樣，才能自由地來去，只是，這大概也很難吧？於是，到最後，很多人會發現，原來逃離家園、追逐理想本身，才是真正「不自由」的開始，而這「開始」的端倪與萌芽在那一瞬的「自覺」或「覺醒」，在那一刻，你開始明白自己需要什麼。這大概是自然的規律，成長也是很無奈吧？難怪人們總高呼「不想長大」。親手送走我們的他們是痛苦的，我們的未來和去向也是未知的，的確，誰能保證些什麼？但他們就是這樣，默默地祝福着我們這未知的去向，而我們也不要隨時做着親手送走和祝福他人，以及親手送走自由、夢想、愛情等我們本想抓住和留住的人、事、物的思想準備嗎？請問，誰不是這樣？循環往復，角色互換，大概也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。

「女朋友，男朋友，怎麼都失去聯絡，流浪太久，連話都不會說……」直到最後，留下的，也許只能是一封無字的信，想說的太多，不知從何說起，要說的你都懂，也根本不說。主題曲帶有青春的氣息，以及青春沾染上塵埃後的凝重。轟轟烈烈地揮霍着青春，熱火朝天想要衝破體制的桎梏，想要獲得外在的自由，卻不知道，其結果竟是連自己內在真正的自由都保不住、得不到。連自由的真意都還沒搞清楚，甚至以犧牲、出賣真正的自由（包括愛情、夢想等）為代價，去追逐更遙遠的所謂「體制」的「自由」（或換取名利等「權力」），這難道不「愚蠢」嗎？這不恰恰是「自討苦吃」嗎？又或者說，是年少輕狂，不自量力？如此浪費掉的青春，在狂熱地燃燒